

qing lou shi ci qing lou shi ci

青樓詩詞



姬源
王賈編

編著



序

武 原

对“秀才”来说，出书算得上是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姬源、王宝麟选注的《青楼诗词》即将付梓，我想他们一定为此感到喜悦，我已多次向他们表示祝贺之忱了。前两年，我曾筹划编辑一套古典诗词鉴赏丛书曰《名人名咏集》。《娼妓名咏集》，即这本《青楼诗词》是其中的一种。后来因为出版方面的困难，丛书编辑计划未能实施，而几位原来承担选题的同志并未因此罢手，辛苦经年，便有几部书稿告竣。承蒙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我的《天子心声——历代帝王诗词选》得以面世，这《青楼诗词》乃是第二位出台者。它们不作为“丛书家族”中的成员而是单独“亮相”，自然不具有丛书那种规模和气派，我看这无关紧要。

姬源、宝麟都是我和妻子曹爽大学时期的同班学友。多年来，他们执教于西安教育学院，分别讲授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在认真教学的同时潜心学问，时有著述问世，这部《青楼诗词》便是他们联合培育的新成果。在拜读书稿的过程中，我不时想起我们平日交往的情景。他家和她的家距我家都不算远，我们常相聚会，聚会则闲谈。每当此时，好不快活。话题有如游鱼戏水，转忽不定。上下古今、天文地理随意涉及，如从海湾

战争中的爱国者、飞毛腿导弹，不知怎地又说开了西安同盛祥的羊肉泡馍，正谈一起官场受贿案，不知谁另挑话头，便开始议论起了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我们也谈及青楼，谈及妓女，在这个话题圈子里，姬源的言论是最为活跃的。近几年来，他专注于娼妓文化的思考和探讨，览之也博，思之也深，口边便常出惊人高论。他想在这块学术研究领地上下一番功夫，我极表赞同。于是在闲谈中，他和宝麟作出了承担《青楼诗词》这个选题的决定。且莫一言以蔽之曰闲谈误人、闲谈误事，这其中大有学问在。

青楼，或曰勾栏、河房，是封建社会的奇特产物。娼妓乃是通过卖淫而获取报酬的妇女。她们是典型的被侮辱、被损害者。从共和国成立那时起，青楼事业就已被取缔了，但至今暗娼仍有。提起娼妓，时下的年轻人想到的往往是大都会里三四流的小旅社，因为那地方常有一些专干卖淫勾当的暗娼藏身，这是不时为报端披露的事实。如果对妓女的认识就此止步，那就失于肤浅了。青楼事业在中国历史上赓续数千年，它的盛衰，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无论从历史学、社会学，还是文艺学的角度看，青楼的蕴涵都是十分丰富的。仅以明清之际论，在清兵铁蹄南犯、李自成义军纵横天下、明王朝风雨飘摇的历史大背景上，李香君所居秦淮河畔媚香楼、柳如是所居盛泽归家院算得了什么，不过风月世界而已，但从这里，我们却可以看到社稷倾覆前后忠奸斗争的刀光剑影，听到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志士的慷慨悲歌。李、柳二人崇高的民族气节，曾使当时不知多少七尺男儿为之钦敬，为之汗颜，至于那些卖主求荣、觊颜事敌之辈，则更是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青楼有时代的折光，滚动着历史的风雷，娼妓

中也不乏正气凛然的“大丈夫”。当然，从更多的青楼里传出的，仍是弱女子的痛苦呻吟，它构成的是这一时期病态社会的一个缩影。上述仅是一例。由此看来，青楼引起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是很自然的。再说，青楼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文学艺术相联姻，许多高级青楼乃是文学艺术的天地。不少妓女才气横溢，不仅长于歌舞，而且兼擅诗词书画。青楼诗词作品堪称妓女心声，她们的生活遭遇、心灵历程、爱情甘苦等多反映于其中。这是中国古代妇女诗词宝库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应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这本《青楼诗词》可以说是我们认识中国娼妓文化的津梁之一。该书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近人王书奴所著《中国娼妓史·自序》中的一段话。他说，“有一种假道学的朋友们”视“悉心探讨”娼妓问题的人为“离经叛道的名教罪人”，“这种传统的见解，也是不合事理的”。我想，至于今，持这种偏激观点的“假道学”恐怕已不复存在了。如果还有一二，依然坚持己见，那除了暴露其顽固、无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前几天，姬、王二位提出了要我为他们的这本书写篇序言。照理，我是实在不敢应约的。为人作序言多属名流，或有权力者，或有声望者，古今皆然。一篇著名序言会使一部书身价百倍，这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实。而我却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我的两位朋友绝不会指望我的一段话使他们的书大增其值。他们嘱我为序，纯粹是出于友谊。想到这里，我便欣然坦然地从命了。他们在本书的《前言》中，已经对历代青楼诗词的写作状况作了详尽的论述，自不必我饶舌。那该写点什么呢？我不禁想起孟子的一句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于是便

写下了上面这两千余字。视之为本书的“背景材料”好了。如果读者能从中对选注者获得初步了解，从而在理解本书内容时得益增广，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1991年11月16日

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写在前面

中国古代妇女，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与完善，其地位每况愈下，沉积到最底层，与社会完全隔绝，封闭在深闺大院之中，沦为男性的附庸。封建礼教像一条绳索套住她们的脖颈，禁锢着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压抑着她们的聪明和才智，循规蹈矩，听命摆布，毫无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命运悲惨，地位卑下。中国古代妓女，比她们更为不幸，其不幸，自不待言。这里所谈的妓女，是指歌妓、舞妓、诗妓一类艺妓，不是肉帛交易场上的商业性妓女。她们不大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与男子自由往来，进入男人们的社会。在人身独立上，有着相对的自由，不是所有的嫖客都能得到她们的青睐，她们有选择的自由。虽然，在非婚姻的多次选择中，她们大都是失败者，但培养了她们的个性和独立人格，不乏人性的尊严，这与嫁鸡随鸡，没有爱的自由和权利的妇女相比，在中国古代社会，可真是唯一自由的女性。她们是妓女中的佼佼者，也是不幸妇女中的有幸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堪称女性解放和觉醒的先驱。她们是坚强的女性，敢于同社会抗争，虽然是失败者，但得到人们的同情。她们是人，同样具有美好的品格和高尚气节，得到人们的尊重。她们之中，有些人的事迹，已载入史册，世代流传。

与她们往来的是一些文人学士、风流才子、达官显贵，甚

至尊至贵的皇帝，她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尽情的发挥。特别值得一提的，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方面，有相当的造诣，尤其诗词，给我国诗坛上留下浩瀚的诗章，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就出在她们之中。她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氛围，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妓女文化。它同其他文化，如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一样，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在研究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过程中，排斥或忽视了妓女文化，将是一大缺憾。比如研究音乐、舞蹈、戏曲发展史；研究茶文化、酒文化等，如果排除了妓女与文人诗酒酬唱的文化氛围和创作土壤，就很难说是系统的、完整的了。由此看出，妓女文化在我国民族文化中，是不容否定和摒弃的。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文化界的同仁已有突破性的理论建树，我们编辑这本诗选，只不过推波助澜而已。

这本诗注，从对妓女的身世介绍、诗歌注释和说明，意在揭示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独特现象——妓家与文学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与诗词歌赋的密切关系。中国古代文学，早就汇入了女性的聪明才智，女性的墨韵书香。且不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也不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柳永。自魏晋至明清，无论是颇负盛名的文人墨客，还是蟾宫折桂的新科进仕，他们几乎都与妓女宴饮酬唱，助澜推波，给诗词歌赋以斑驳的色彩、无尽的情思，在文学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妓女的天赋才能，早已融进了文学长河之中。

中国古代妓女大都从小就蒙受了文学、艺术的熏陶，书画诗赋的才能有的不在须眉之下。况且，围绕在她们石榴裙下的一些文人学士，达官显贵，所以她们的艺术才能和社交能力，

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能起到周旋、操纵高级官吏；运筹、掌握某种政治权力的作用。至于出身微寒的新科进仕，希望得到名妓的引荐提携，从而达到晋见世族权贵进而施展其政治抱负的目的，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对于她们，无论是新科举子，还是五陵侠少，总是投以艳羡的目光，并不鄙视她们。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妓女与文人的结合，诗词歌赋的联姻。

“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已销声匿迹了。”（林语堂《妓女与妾》）此言极是。这从妓家的起源与发展可以得到证明。妓家起源于巫。夏商时代的巫，颇有政治色彩，多为男性，在政权机构里有相当的权威，起着代神立言的作用。殷商后期到西周之后，巫渐以女性为主。巫后来演变成女乐，这在春秋已相当普遍。《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女乐二八。”女乐是能歌舞的美女，她们不仅可供人享乐，而且还利用她们进行外交。《史记·孔子世家》：鲁国强大，“齐人闻而惧……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于是孔子出行。齐国利用女乐达到了腐蚀的目的。秦始皇也未能免俗，“媚优累千”，就连汉武帝的李夫人，也是娼家出身，“本以娼进”。女乐就是妓家的前身，最早出自宫廷。东汉末女乐大盛，发展到王公大臣、学人儒士也以蓄妓为乐事。《后汉书·马融传》：“马融，字季长，选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常坐高堂施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可见，严肃的课堂后面竟是歌舞班子。马融这位教书先生也真够惬意风流！由此可见，女乐的演变与发展，与音乐歌舞相始终。

汉代由于经济、交通事业的发展，导致了妓院的产生。外出仕宦经商之人，达不到蓄妓的级别，不敢僭越，于是供他们玩乐的妓院产生了。这种妓院叫“娼家”或“娼楼”，陈设豪华，它们的木制品多效仿殷富人家漆成青色，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青楼”。

三国魏晋时，娼妓业已通行。东晋天下已乱，权贵人物，特别纵情声色，他们家中养着很多美女，非妾非婢，后世称为“家妓”。那时的文人学士与妓乐已有密切往来，其中特别出众的，为诗人歌咏，立传记事，便成为千万苦难女性中之佼佼者。我们从王粲、傅玄、何逊、庾信、沈约等诗人的咏妓诗来看，诗人与妓女的结合已开先河。从此，在诗歌发展史上，诗人与妓女离不开诗，诗离不开诗人与妓女，结下了不解之缘。

入唐以后，官妓最盛。这与商业经济的发达相关联。比如扬州，是盐铁转运之地，商贾如织，于是妓院伴随而生。徐凝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妓院之盛由此可见。同时，文化的发达，也促使了妓院的发展，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妓女发展史，不可忽视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文人墨客，进士新贵多与妓游，皇帝也外出狎妓。妓女便走上了与文人结合的道路，出现了文人与妓女相依附的社会现象。唐长安、洛阳、扬州、湖州等地，妓女尤多。长安官妓多居“平康”、“北里”。唐孙棣《北里志》云妓分三曲，即三等。以南曲中曲为上等，声价颇高，公卿文士往来于此。唐代著名诗人王绩、卢照邻、崔颢、刘长卿、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大都与妓女有过亲密的交往，均有不少“观妓”、“携妓”、“出妓”等描写妓女的名作。

从妓女往来结交的人来看，是一些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自

然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而事实上，这些妓女，从幼时起，就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同时在与文人的往来中，得到了她们的文化熏陶。可见，她们生活在一个深厚的文化氛围之中。她们之中有的颇居诗才，能诗善赋。由于妓家相对良家妇女来说，她们的身心相对自由，行为相对自主，很少受封建礼法的束缚，这对她们的诗歌创作，无疑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她们的诗作，很受文人推崇。唐代妓家中颇有诗名的也不少，如薛涛、李冶、鱼玄机，都有诗集传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曲江盛会。这是文人与妓女结合的天赐良缘。曲江盛会原是下第文人之类的惜别会，后来中举者喧宾夺主，加之“酋帅”的参与与主持，曲江之会大为改观，盛况空前。曲江大会便成为开科取士最隆重豪华的节目。在这个日子里，市民云集，一观新贵风采，公卿之家，为选择东床，车马填塞，长安城几乎半空，这热闹欢快的气氛，自不消说。但真正使曲江盛会进入高潮的，则是教坊乐妓的参加。这班新科进士，得意春风、或妓酒为欢，或携妓游湖，荡漾着妓女无尽的诗情画意，诗人非凡的儒雅风流。这为他们的自然结合，无疑提供了一个优越条件。

唐代文人与妓女的结合，形成了风气。到了宋代，继李唐遗风，声妓之乐，盛况不减。宋词与妓女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到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人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由此可见，词本出于优伶教坊，北里倡妓的歌曲。看看宋代大家苏东坡、晏殊、柳永、秦少游、周邦彦、姜白石等，无一不是出入歌楼酒肆的常客，许多名词艳句，都是妓酒留恋的产物。是否可以说，词是妓女与文人结合的纽带，在文人与妓女亲密的交往中，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不仅诗词与妓女关系密切，唐宋传奇中也不乏文人与妓女的爱情故事，《李娃传》、《霍小玉传》，便是此类作品的代表。这类故事的风行流传，又是传奇小说以戏剧为媒介的结果。金元以来，文人社会地位低下，书生文士大被称作“酸丁”。其杂剧中妓女与书生恋爱的故事，多是以妓女华丽美艳与书生的穷困潦倒形成强烈的对比。《玉堂春》、《贩茶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被同情而肯定的对象，几乎全成了多情而勇敢的妓女了。这一文学现象，就作家对妓女的同情与歌颂来看，至少是杂剧作家与妓女是共命运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

明代中叶以后，商业极为繁荣，以适应商业经济的发展，青楼妓馆盛况空前。《板桥杂记》专述南京诸妓，记叙了“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的繁华情景，也特别道出了每逢秋试，是妓院最热闹的时候，并记叙了妓院与贡院对门而居的特殊情景：“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间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至于贡院与妓院为何对门而居，我们不去论它，但至少说明这些妓院不尽是藏污纳垢之所，这就给文人与妓女结合提供了高雅的场所。

明代还有罚良为娼的制度，所以妓女之中有才华的不少，她们颇知风雅，与才子文墨相交，情投意合，这给文妓结合又提供了特殊的土壤。明代大家钱谦益、吴梅村、唐伯虎等都是一代名士风流的典型。明代妓女写诗填词的人数，大大超过前代，名妓王微、柳如是就颇有诗名，而且柳诗不在易安之下。

清初名士喜交妓女，好作绮语艳诗，形成了“香奁体”。以

朱彝尊、王士禛为最。《清史·文苑列传》云：“益都赵执信论国朝之诗，以彝尊及王士禛为二大家。谓王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可见当世对朱、王二家评价之高。清朝妓女状况，乾隆以后，可与明末分庭抗礼，特别是南京，真所谓“自古靡丽之乡，山温水软，美著东南，耽繁华之积习，沿淫冶之遗风，犹有南朝金粉之流芴余韵。”清代与妓交游传为佳话更胜一筹的要数袁枚（袁子才），他一生拥妓吟诗，可谓放荡青楼的一代才子！明清以来，秦淮游船之胜境，更有一番风韵！《桃花扇》中李香君、侯方域的故事正是以此为背景的。南京以外，扬州盐业虽不及从前，而妓家盛况仍不减当年。珠泉居士《雪鸿小记》、芬利它行者的《行西花事小录》均有记载，谓扬州“人人尽玉，树树皆花”，扬州妓家之盛，可想而知了！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诗人、妓女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们在与文士交往中，更注重心灵的相通，因此，也不乏情真意切的爱情纠葛的产生。这种心灵的撞击，点燃了诗人的创作激情，激发了他们的灵感，触动了他们的创作欲望和热情。在研究诗人的创作道路，这一点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一点，已为中外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所证实。还有一点，文人的作品，凭借了妓家的歌唱才能得以风行流传，唐诗宋词，几乎是由教坊妓家的演唱而传播起来的。元人杂剧的兴盛，同样以曲为基础，而“曲中”，本是妓家的别名。杂剧与妓家的关系自不必说，明末南戏昆曲的兴起，最初也是以妓家为流行的大本营。

尽管中国古代的妓女，相对的自重身价，不以色情肉欲为能事，但作为社会经济的产物，不可能不具有商业性。只是她

们与文人结合中，形成一种高雅的境界，这与纯商业性妓女不同，她们在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作用。但她们毕竟是妓女，供人开心取乐而赋歌卖笑，所以她们各自有着一番凄苦的经历。魏晋以后，她们大多是被逼迫而入娼门的，过去的官妓、营妓，大都是俘虏、奴隶、获罪官吏的家眷。沦入教坊中的妓女大都是自幼被卖入娼的。她们中有些是家贫被迫卖身，有些是自幼丧亲而坠入青楼，所以，绝大多数妓女入娼是出于无奈。她们年轻时依楼卖笑，晚境大都很凄凉。因此，尽管她们过着笙歌弹唱、风流自在的生活，“歌清随涧响，舞轻向池生”（梁元帝《应妓令》），何等清卓娴丽；“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何等得意繁华！“遥指钟山树色开，六朝芳草向琼台。一团灯火从天降，万气珊瑚驾海来。”（余怀《秦淮灯船曲》）何等消魂摄魄！其实，妓女并不是在缥缈的仙境中生活，她们各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历程，她们同样是人，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对真诚的爱情的渴望与憧憬，对享受人间天伦的艳羡与希冀。所以在她们与文士结合中，产生了与多情才子情投意合、生死相依的美好传说，甚至忠贞不渝的动人故事。这些出自妓女笔下的诗词比传奇戏剧，更能反映出她们的社会地位、感情生活和心理状况。为此，我们选辑了自魏至近代妓女的诗词，作为一个窗口，以窥见中国古代妓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她们的生存心态，以及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

这本诗集选入自魏晋到近代百余名妓女的诗歌近150首。她们虽身为妓女，但颇具诗才，并有深厚的艺术功力和文化修养，格调高雅。她们各有一番经历，各有独特的个性，所以她们的诗歌表现各具特色，各自都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这在诗歌殿

堂中，闪烁着其缤纷的色彩。

总之，妓女诗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审美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对古代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补充认识，对封建社会人文、道德善恶的判断，从而得到真、善、美的艺术享受。

当然，仅从这本集子，很难对妓女在整个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全面的介绍，好在在这些方面，逐渐有专著面世，我们选辑妓女诗作，只是对研究和认识妓女文化的一个补充。我们在选注的过程中，考虑到能给读者比较完整的印象，故对每位入选诗人生平作了简介（由于史料不足，有些妓女生平无从查找，只好暂缺），在注释中，特别偏重于对诗词典故的注释，为理解原诗扫清障碍。同时，为表现我们对诗的审美理解，特为每首诗加了说明。但自古对诗的理解，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我们的理解也难免有欠妥之处，在这里，真诚地希望得到各界朋友指正。

目 次

序.....	武原 (1)
写在前面	(1)

魏晋南北朝时期

绿 珠	(1)
懊依歌	(1)
翻风	(2)
怨诗	(2)
姚玉京	(3)
题臂上燕	(4)
苏小小	(4)
同心歌	(5)
同寝赠司马粲	(5)

隋唐五代时期

丁六娘	(7)
《十索曲》(选二首)	(7)
“裾裁孔雀罗”	(7)

“含羞不自持”	(7)
薛 涛	(8)
谒巫山庙	(9)
雨后玩竹	(10)
柳絮	(11)
斛石山书事	(11)
筹边楼	(12)
田 娥	(13)
长信宫	(13)
李节度使姬	(14)
书红绡帕二首	(14)
“囊里真香谁见窃”	(14)
“金珠富贵吾家事”	(14)
崔素娥	(15)
别韦洵美诗	(16)
太原妓	(16)
寄欧阳詹	(17)
舞柘枝女	(17)
献李观察	(18)
常 浩	(19)
赠卢夫人	(19)
襄阳妓	(20)
送武补阙	(20)
王福娘	(21)
问荣诗	(21)
谢荣诗	(22)

楚 儿	(23)
貽郑昌图	(23)
张窈窕	(24)
寄故人	(24)
上成都在事	(25)
平康妓	(26)
赠裴思谦	(26)
徐月英	(27)
叙怀	(27)
送人	(28)
盛小丛	(29)
突厥三台	(29)
赵鸾鸾	(30)
云鬟	(30)
莲花妓	(31)
献陈陶处士	(31)
崔紫云	(32)
临行献李尚书	(32)
姚月华	(33)
有期不至	(33)
孟 氏	(34)
独游家园	(34)
答少年	(35)
李 冶	(35)
寄校书七兄	(36)
明月夜留别	(37)